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四五回 走章台良宵開夜宴 入花叢驀地遇無鹽

上集書中說到章秋谷到了天津，金觀察同他到侯家後去，在寶華班金蘭那裡和他擺酒接風。席散之後，金觀察又同著秋谷到東天保去打茶圍。剛剛坐下，早見七長八短的擁出十餘個倌人來。秋谷約略看了一回，只見不論妍媸、大小，都紮著一雙褲腿，纏著一雙金蓮。那一雙金蓮雖然一個個都纏得不盈四寸，卻都是趾圓背厚，臃腫非常，那裡像什麼兩瓣香蓮，那裡像什麼一鉤新月！比起那驛路旁邊的馬足、磨坊裡面的驢蹄來，倒覺得有些相像。看官請想，好好一對增嬌助媚的三寸金蓮，像了那最醜、最不雅觀的驢蹄、馬足，可想而知，還有什麼好看！更兼北邊女人的習慣，走起路來都挺著胸脯仰著個臉，雄赳赳、氣昂昂的，全沒有一些兒嫵娜溫柔，只覺得滿面上都帶著一團怨氣。

秋谷見了皺著眉頭，向金觀察打著鄉談道：「這太難了，揀不出一個好的，便怎麼樣呢？」金觀察看了一看，也把雙眉一皺道：「沒奈何，將就些兒選一個就是了。」秋谷道：「就是矮子裡頭選將軍，也選不出來，這有什麼法兒？」金觀察聽了，搖頭不答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門外又走進一個倌人來，黑面長身，腰圓背厚，濃眉大眼，闊口方腮，挺著個肚子搖搖擺擺的走進來。章秋谷見了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向金觀察道：「這樣的奇形怪狀，嚇也被他嚇死了！就是上海的花煙間娼妓，也要比他好些。」

章秋谷的意思，只道天津人不懂蘇州話，所以這幾句話兒也是打著蘇白講的。那裡知道這個最後進來的醜鬼，聽了秋谷這兩句話，不覺臉上變色，一張漆黑的臉泛出一陣紅雲，大聲說道：「你們兩位老爺，怎麼跑上門來罵人？什麼叫作不如上海的花煙間？」秋谷出其不意，忽然聽得這位寶貝說起話來聲音洪亮，就如破鑼敗鼓一般，倒被他嚇了一跳，一時間倒回答不出來，只得勉強和他支吾道：「你不要聽錯了我們的話兒，聽到隔壁去了。我們講的是上海的事情，說上海花煙間娼妓，一樣也有好的，並不是說你們，那裡有上門罵人的道理？」那倌人見秋谷向他分割，明曉得是秋谷說謊，不便再說，只把秋谷瞪了一眼。

秋谷不覺毛骨悚然，有些坐不住，便向金觀察道：「我們究竟怎麼樣？」金觀察無可如何，只得隨意指著自己身旁一個倌人，問他叫什麼名字。那倌人便答應道：「我叫福喜，你們兩位老爺到我房間裡頭去坐罷。」秋谷聽了連忙立起身來，同著金觀察跟著他就走，直走到福喜房內坐下。登時覺得如釋重負，心上鬆爽非常。

金觀察見了，忍不住對著秋谷微微一笑。秋谷自家也覺得好笑起來，一面笑著，一面抬起頭來看時，只見房間裡頭收拾得十分乾淨，湘簾蕪幾，錦帳銀鈎，花氣融融，芸香拂拂。秋谷看了不覺暗暗稱奇，暗想不料北邊的窯子裡面，竟有這樣的地方！可惜這班人物，一個個都是奇形怪狀、牛鬼蛇神，未免辜負了這般精室。心上想著，再看那福喜時，只見他黑漆漆的一頭頭髮，水汪汪的一對眼睛，雖然姿貌平平，卻還沒有什麼怪相。

當下金觀察同著章秋谷坐了一回，又聽福喜唱了一個天津小調。秋谷催著金觀察要走，金觀察也就立起身來，在身上掏出兩塊錢放在煙盤裡面，便同著秋谷出了大門。

金觀察便和他取笑道：「你向來自負是個嫵界中的高手，怎麼今天也這樣的耳紅面赤，話都說不出來？」秋谷自己也笑道：「小姪只說他是不懂蘇州話的，無意中說了這幾句，那知他竟認真起來。一時間不好回答，只好扯一個謊的了。小姪在上海地方，歌場酒陣整整的混了六年，從來沒有吃過一些兒虧，今天恰恰的遇著了這個妖魔，卻是第一次碰這樣的大釘子！」金觀察聽了不覺大笑起來。

兩個人一面笑著，早又走進一家南班子的寓所，叫做五鳳班。這個班子一古腦兒只有五個倌人，那四個都是揚州人。只有一個叫月芳的是蘇州人，倒也生得骨格娉婷，腰肢婀娜。只是年紀大了些兒，看上去已經有三四內外的模樣。梨渦熨貼，未褪嬌紅；眉黛溫存，猶餘淺綠。雖是秋娘半老，卻還狠有些徘徊顧影的丰神。

月芳見了秋谷，不覺心中一動。又聽得金觀察說，秋谷是從上海來的，更覺得十分巴結，百倍慇懃，對著秋谷飛個眼風道：「章老爺來浪上海白相慣仔，天津地方格兩個倌人，章老爺陸裡看得上？只好將就點噉噉格哉。」秋谷微笑道：「你們這裡只幾個人，老實說我都看不上，剛剛的只看了你一個。你的房間在那裡？我們過去坐一會兒。」月芳聽了道：「阿是真格呀？」秋谷道：「自然是真的。」月芳一笑道：「倪搭別人家做媒人，倒做到仔自家身浪來哉！」說著便握著秋谷的手，走到自家房裡。金觀察也同著過來。月芳敬過瓜子，提起全付的精神應酬一番。

原來月芳在上海做生意的時候，叫做陸月卿，四年前狠有些兒名氣，枇杷花下，車馬常盈。過了幾年，不知怎麼的忽然門前冷落起來。上海立不住，就到天津來做。在天津做了幾年生意，也不見得怎樣熱鬧。月芳回憶當日的繁華，想著如今的落寞，對著那花朝月夕，未免有許多的舊恨新愁。如今見了章秋谷，雖然是初次見面，卻把秋谷當作個舊時恩客一般，把自己的遭逢身世約略略的和秋谷說了一番。金觀察和章秋谷聽了，都歎息不已。

秋谷見月芳雖然將近中年，芳時已過，卻是語言伶俐，豐格清華，心上便覺得有些屬意。略略的坐了一坐，便向金觀察道：「時候已經不早，差不多將近五更，我們還是回去罷。」金觀察點一點頭，便同著坐轎回去。

秋谷因晚間困倦，又路上辛苦，直睡到十點鐘方才起身。金觀察已經上了衙門回來，和秋谷商議，要請他當洋務局的總文案。秋谷想了一想，也便答應。秋谷本來有個候選同知的功名，就是安中堂辦順直捐的時候，秋谷太夫人聽得人說，這一次開捐以後就要永遠停捐，那順直捐的折扣又實在來得便宜，就出了七百多兩銀子，和秋谷捐了個候選同知。秋谷心上不願用捐班出身，這個頭銜從來沒有用過。如今金觀察要請秋谷當洋務局總文案，官場裡頭的規矩，沒有功名的人是不能當差的，這個洋務局總文案又是個緊要的差使，不能不搬出這個功名來裝一裝場面。

金觀察因秋谷素日性情高傲，一定不肯受他的委札，便把委札改了個照會，用上關防，自己親手送交秋谷。秋谷接過來看時，見不是札子，方才道謝一聲，收了下來。又向金觀察說道：「小姪蒙老表伯的垂愛，本應立刻到差。但是千里長途，未免有些勞頓，要在老表伯這裡告假三天，小姪也好借此休息。」金觀察聽了自然一口答應。

到了晚間，金觀察又在雙福班請秋谷吃了一台酒。秋谷又看中了一個三四歲的清倌人，名叫月香，邀同眾人到月香房間裡頭去打了一個茶圍。

一連鬧了幾天，秋谷假期已滿，金觀察同著秋谷到洋務局去到差視事。又引著他見了會辦宋觀察、幫辦徐觀察、提調召太守。秋谷見了宋觀察、徐觀察、召太守等，並不請安，也不行禮，只打了一個拱。那知這位宋觀察和徐觀察，是最有官場習氣，最愛鬧牌子的，見了秋谷這樣的禮數疏狂，語言直率，心上大大的不以為然；只礙著金觀察的面子，不好說出什麼來。只有提調召太守，是個舉人出身，少年時也是個有名的狂士，見了章秋谷這樣的豐采俊爽，舉止從容，知道不是尋常人物，便有心要結識這個人。兩個人常常聚在一起談天說地，我佩服你的意氣，你羨慕我的才華，倒成了披肝瀝膽的朋友。

秋谷自到洋務局以後，金觀察每逢有了疑難的交涉，便和秋谷商量。秋谷感激金觀察推誠相待，也是推心置腹的和他盡心策畫，竭力扶持，賓主之間十分相得。

有時遇著事情棘手的地方，秋谷又援照各國的條約，和外國人反覆辯論，外國人也無可如何。

這一天，秋谷正在洋務局裡頭和召太守講論那中外約章的失敗。講論了一回，又提起近來交涉的困難來，秋谷便向召太守道：「我們中國到了如今的這般時候，再要和洋人辦交涉，自然是困難非常。但是這個原因，不在於如今那班辦交涉的人員，卻在於當初那些定條約的飯桶。為什麼呢？這個條約原是國際裡頭一件最緊要、最重大的東西。另外有這樣的一家學問，深文鉤義，和別的

文法大不相同，不是局外的人可以弄得來的。所以他們泰西各國訂定條約，另有條約專家，一字一句細細的斟酌，就是一個半個字兒也不是輕易用的。那裡像我們中國一般，把這樣緊要的事情一古腦兒都交給那一班不諳交涉、不懂條約的大員，自然鬧出許多笑話、種種失敗來了。更兼這個商訂條約的這一種學問，裡頭的道理甚是精微，你就是放著幾個博古通今的名士，熔經鑄史的大儒，在這裡要是叫他和外國人訂起條約來，也未見得一定就會妥當。總之，這個學問別是一種工夫，另有一家門路。就和我們中國的公文案牘一般，盡有那一班下筆千言的才子，你叫他辦個照例的公牘，他倒提不起筆來。那些州縣衙門裡頭的書吏，平時寫個條子都寫不上來的，辦起公事來倒辦得清清楚楚，沒有一些兒不通的地方。商訂條約，辦理交涉，也就是這個樣兒，一絲一毫都錯不得的。比如你當個辦交涉的人員，和洋人訂一個條約，那條約裡頭的話兒看上去都是平平常常，並沒有什麼緊要的地方；那裡知道，到了日後洋人忽然來和你交涉起來，認定了條約裡頭的一句說話，當作個和你交涉的憑據，只說約章裡面早已訂明，叫你無從回駁。其實你當初和他立約，條約裡面雖然有這樣的一句話兒，卻不是這般解決的。禁不起洋人忽然翻過臉皮，把好好的一句說話顛倒了一個過兒，硬要這般解決起來。到了那個時候，你反悔又反悔不來，磋磨又磋磨不下，方才知這個條約不是靠著政府裡頭的一二大員冒冒失失、糊糊塗塗就可以亂定得的。你想，我們中國那幾個最初訂定條約的人，那一個是明白外交的？那一個是熟諳條約的？那些損失國權、關係體統之處說也說不盡許多！雖然是那班人不中用的飯桶辦理不善，卻也不能全怪他們，政府裡頭的人也有些兒不是。他們那些人自少至老只曉得吃飯拿錢，請安叩首，何曾知道這『條約』兩個字兒是個什麼東西？平空的叫他們去和外國人訂起什麼條約來，好象抓著了個北郭的農夫定要叫他持籌握算，捉住了個南山的石匠定要叫他鑲玉雕金。鬧到後來，終久還是個一物不成、一事不就！究竟還是農夫、石匠的不是呢，還是指使的人不是呢？」正是：

大好河山，寂寞新亭之涕；可憐明月，淒涼庾亮之樓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下回交代。